



冬季读“雪”

□ 施崇伟

时序已过“大寒”，空气越加冷酷，风的刀子削得露出来的肌肤红成了柿子。龟缩在陋室，借着火炉取暖的，幸有一本“下雪”的诗书。

第一场“雪”，从2600年前的上空飘来。《诗经·采薇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出门时，杨树柳树依依飘扬；归来时，已是雨雪交加的严冬。这本是一首征人之歌，唤起我的是思亲之情。女儿工作在下雪的远方。当第一场雪来临时，她打来了电话：“我们这里下雪了。天气冷了，您要注意保暖呀！”微信里，看到雪地里那个在职场奔忙的丫头，不由得心疼；收到快递员送达的新棉鞋，我向着北方，吟诵着“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。然后给她发了个信息，“过年我要来看雪”。当然，顺便要看望的是雪地里的女孩。

唐朝诗人刘长卿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刘长卿受鄂岳观察使吴仲儒的诬陷获罪被贬为睦州司马，恰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，这也是诗人在政治生涯上走投无路的冬天。这幅风雪夜归图，是诗人的彻寒。

我心中也有一幅风雪夜归图，刻骨铭心。1991年，和新年一起到来的是一场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的大雪，白日银妆素裹，夜晚天寒地冻。暮色降临，雪地也是黑的。一家人正要围炉夜饭，却不见父亲的身影。先前只顾抱着孩子在雪地里照相，却不知老人出门去了。这么冷的天，他去了哪儿呢？

母亲在哀叹，我在抱怨。女儿在她妈妈怀里“咿咿呀呀”：“我知道爷爷去哪儿了。”这时，门被寒风推开，夜色里挤进个白头，冻红的手上拎着一块羊肉。“娃娃说，她要吃嘎嘎(肉)，李老头家今天杀了羊，我去分了点。她正长身体，得吃好吃。”娃娃乐得直拍手，我的热泪已融进了父亲身上的雪花。

“雪”，继续坠落；诗，翻到了北宋。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此诗作于苏轼经浣池忆及苏辙曾有《怀浣池寄子瞻兄》一诗，从而和之。史上最深兄弟情，岂独是兄弟，更是贤友生子由。苏轼与苏辙，两兄弟，如其名，一个是车上之轼，一个是车下之辙。《宋史》评价：“辙与兄进退出处，无不相同，患难之中，友爱弥笃，无少怨尤，近古罕见。”世间最幸运的事，莫过于有一个肝胆相照的知己，而比这更幸运的，是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至亲。苏轼一生多劫难，“乌台诗案”，他以为定是一死。绝命之时，最牵是兄弟：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虽然时空的浩劫将使伟大时代的一切都荡然无存，但兄弟之情则将在死死生生的轮回中永恒地延续！

有幸，我也有一弟。他虽比我小，长得比我壮。以前家在农村，重的农活尽是他多干，生活的苦头他总比我吃得更多。童年时，我们相互为伴；求索时，兄弟砥砺支持。而今，我身在外地，老

家的老父母，也尽是在照顾。前不久，父亲生病住院了，他白天忙工作，下班就往医院跑。我的眼前，仿佛看到一个在雪地里奔跑的汉子。他，就是我亏欠的兄弟！



瑞雪兆丰年(国画) 刘邦彩作

雪与诗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。雪是水蒸气在空中凝结再落下的自然现象，诗则是文学体裁的一种。在这个他乡漫天飞雪的日子，读诗赏“雪”，忘却世间的烦恼和忧愁；想暖和的时候，我看见所有的阳光都扑向雪。

□ 姚胥隆

年轻出租车司机接单，乘客候车点在一条单行道中段，他请乘客走到路口边上候车，可节省时间。遭拒。他只得绕路，加上堵车，晚了近十分钟。候车人是位老者，对车晚到极为不满。

上车后，老者不停地说，打的就是为了省力气，现却要走路，打的为快，现在反而慢了。老人不停发泄。司机没有解释，他明白老人也不无道理，但他深知面对一腔怒火的老人，一句话说不好，就会像针尖刺破气球而发生麻烦。他记住师傅对他说的八个字：安全开车，乘客为上。他紧握方向盘，沉稳快速开车，遇交通指示灯绿黄灯交替时迅速通过。抓紧时间，他要把绕路堵车失去的时间追回来。

路堵。老人见计价器红色数字往上跳，心中不悦。但他知道，这是不能怪司机的。

总算到目的地。老人大叫：“停！”此处上街沿途有黄色，不能停车，司机向前开去，在前面弄堂的黄线缺口处停下，计价器又上跳一元，正当老人要发作时，司机赶紧说，一元不算，不要付！还补了一句，老先生，让你多走路了。

老人用微信支付，车费按实结算，并未少付突然上跳的一元。司机说了声谢谢。老人忿忿然下车，嘴里喃喃地嘀咕，今朝触霉头！但刚才候车乘车的满腹怨气已消去大半。出乎意料，司机快步赶上来，手拿一元硬币塞在老者手中，老人怔住了。

无独有偶。一位退休老师在闹市区的理发店做好头发，请理发师在网上帮她订车回家。不一会儿，司机来电，候车点马路宽、长，中间有隔栏，无法调头，要绕路，也要乘客走到前面某马路候车。老师对这里路况不熟，坚持要求原地上车，愿等待。

车终于来了。上车。年近五十的司机对此单生意不满，不停说，到处是黄线，单行道，不能停车要绕路，费时间还浪费汽油，这账又不能算在乘客头上。他不断发泄生意难做的苦处。老师面对司机的处境，同情但无奈，只能静默以对。司机发了一通牢骚，见乘客没有搭理，也就闭嘴了。

下车，退休老师用现金支付，在应付车费上多加了十元。这也许是对司机绕路费时的主动补偿吧。她觉得这是她必须也是唯一能为司机做的。面对疲惫的司机，她还说了一句话，师傅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

此刻，司机突然听到示谢的话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正当有点结巴地想说时，老年乘客已关上车门离去。

候车者面对司机，司机与乘客相遇，都是生活中的与他人相处。如果大家都能像年轻司机和退休老师那样，与人为善，善待他人，那么必将少一点隔阂、冷漠和冲突。



□ 董月光

扁扁，我家的加菲猫，三岁了，活泼可爱。每日清早吃饱喝足，接着拉臭粑粑、上窗台望风景，还非常勤奋地扒拉着一摞新民晚报、上海老年报、每周广播电视报，像真的能断文识字一样。上蹿下跳，累了就睡，醒了再吃。晚上，则是很安静地卧着，陪我们听施特劳斯和《梭罗河》，一边优雅地甩着大尾巴好似在打拍子……

上周末，我忽然发现扁扁右眼老是闭着，估计有点不适，也没十分在意，可是接着病情发展极其迅速。它老是卧着，一动不动，右眼忽然又红又肿。女儿检查了一下扁扁的眼睛，决断地说：“真的很严重，马上得去医院。”

一小时后，女儿发来微信，说：估计外力引起……需要抽血，分离它的血清，配置专属眼药。

好玄乎，好奥妙的医治手段。扁扁戴上了伊丽莎白圈。整整三天，我几乎寸步不离。

扁扁从医院回家后，惊恐不安。明显胆小了许多。医生配了三种药水，每隔两小时滴一次，轮换用。扁扁第一次傻乎乎地很容易就滴进去了。再滴，就吓得魂飞魄散，躲到冰箱后面，要不就窜到墙角，可怜兮兮的。

原本我以为，滴过药水，第二天会

扁扁“受难”记

明显好转，孰料，清晨见它，依然一只眼清澈明亮，另一只紧闭，泪眼婆娑。

它平日里，大大咧咧睡在地板或是沙发上，翻起白肚皮，极其潇洒。可是病了后，钻在沙发和冰箱夹缝中凄凄惨惨度日。有一次，不知什么声音吓得它一哆嗦。我忙上前，轻轻拍拍它，它一下跳起来，很像是吓掉了魂。一看是我，才倒头睡下。

我和先生按照医生要求，给扁扁严格按照时滴眼药。第三天，扁扁睁开眼睛了——一条缝；接着，奇迹般的，到晚上，眼睛完全睁开了。

第四天下午，它一纵身跳上沙发，观望景色了。

昨天狂风暴雨。扁扁瞪着一对褐色的大眼睛，迷惘地望着窗外暴雨如注。眼睛又大又圆，它的眼疾终于好起来，我好开心。

傍晚，扁扁居然把我引到大门边，用眼睛对我说：“请陪我玩儿吧。”我喜出望外。

第六天，扁扁基本康复。它又恢复了活泼可爱。

原本不喜欢猫狗的我，居然能够把扁扁视作家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其实不是我在侍弄它，而是它在兢兢业业、温柔可爱地进入我的生活。是它，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快乐，陪我们慢慢变老。



□ 杨建明

我与老伴“斗”家务，一般是在晚餐之后进行。

斗胜负的目的，是决定由谁做餐后家务。我们老两口多采取扑克出牌“争上游”、“六十分”、“红五星”等方式“开战”。

此时此刻，老夫老妻各随机摸扑克数张，轮流出牌，公平斗战，机遇与风险

“斗”家务

并存，三回就分出高低，决出胜负。胜者喜形于色，“三战过后尽开颜”，同时还会庆幸自夸。负者则心悦诚服，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心甘情愿洗刷锅碗另带洗脸水给端上。关于如此这般的“内勤”之战，谁都不敢说是常胜将军，因为老两口属于“太师大椅轮着坐”。

这种“闹”法三五天进行一次，自有一番情趣。倘若日日如此这般，那又未免太单调无聊了。有时老伴要我陪她看

场电影或逛回超市，当我不情愿时，她又会“下旨”“开战”，我输了陪她，她输了在家好好呆着。

我与老伴的这种“小打小闹”，看来有些俗不可耐，实质上是一种开心找乐子。如此这般，既能活跃活跃家庭气氛，又能将双方心理调节至总是愉悦之状态，何乐而不为？试想，如果夫妻凡事都“相敬如宾”、“公事公办”，那样的“天伦”，岂不乏味？